

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

白轮船

(吉尔吉斯斯坦) 钦吉斯·艾特玛托夫 (Chinghiz Aitmatov) / 著

雷延中/译 苏 南/改写

苏联国家
文学奖

梅子涵◎主编

孩子的良心是最善最美的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
APETIN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 梅子涵◎主编

White Ship Boat

白轮船

(吉尔吉斯斯坦) 钦吉斯·艾特玛托夫 (Chinghiz Aitmatov) / 著
雷延中 / 译 苏 南 / 改写



NLIC2970918460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著作权登记号：皖登字12131239号

White Boat by Chinghiz Torekulovich Aitmatov

Text copyright © E.C. Aitmatov, 2011;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Shanghai Gaotan Culture Co., Ltd, 2013

中文简体字版权归上海高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轮船 / (吉尔吉斯斯坦) 钦吉斯·艾特玛托夫 (Chinghiz Aitmatov) 著;
雷延中译; 苏南改写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8

(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/梅子涵主编)

ISBN 978-7-5397-6696-6

I. ①白… II. ①钦… ②雷… ③苏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吉尔吉斯斯坦—现代 IV. ①I364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09935号

(吉尔吉斯斯坦) 钦吉斯·艾特玛托夫 (Chinghiz Aitmatov) / 著

雷延中/译

BAI LUNCHUAN JINMAITIAN SHAO' ER GUOJI HUOJIANG CONGSHU

白轮船 (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)

苏南/改写

梅子涵/主编

出版人: 张克文

总策划: 上海高谈文化

责任编辑: 宣晓凤

责任印制: 田航

责任校对: 江伟

特约编辑: 宣慧敏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@yahoo.cn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QQ: 2202426653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21 (办公室) 63533531 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635mm × 900mm 1/16

印张: 13

字数: 115千字

版次: 2013年8月第1版

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6696-6

定价: 1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金麦田里的后来

梅子涵

对儿童的事，我们要很善意。不能指着草说：“这是最漂亮的花！”只有指着花时才能说这是花，尤其是指着漂亮的花时才应当说这是漂亮的花。这是一个守则，不遵循者属于没有人的眼睛，没有人的品行，社会要指责。

这里的草和花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，而是比方着究竟把什么放在儿童的眼前，让他们看见。是感受鲜艳，还是吞噬陋败？是欣赏着最有价值的，还是只会看着装疯卖傻嬉笑不已的，结果影响其一生的口味、口气乃至呼吸？我说的草和鲜花，就是我介绍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首诗里的意思：一个孩子每天往前走去，是看着草，还是看着花，那就是他后来的面貌，后来的人生。惠特曼的这个比方真是贴切，诗意，善意，哲学。我们要记住，孩子是



每天往前走的，把什么放在他们的面前，那么就是在让什么成为他们的后来。

我现在要指着这些书说：“它们是金麦田！”我的意思是，它们是有金颜色、金颗粒、金味道的，它们不止是能让你饱餐，还含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词语——安全。这些金麦田里的金颗粒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你可以慢慢嚼碎，安心咽下，它们能给孩子今天的营养，还能很可靠地营养后来。它们是无数孩子（他们每一天往前走去，成为大人）生命里不可或缺的，它们是全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粮，是金食粮！

我很善意，不瞎指。我的守则是对后来负责！

另外一个美国人叫塞林格，他小说里的人物说要当一个麦田守望者，不让小孩们掉进悬崖。如果我们让童年走进的是金麦田，那么他们还会掉进悬崖吗？其实让金麦子般的儿童文学来引导童年，那么童年的路途、一生的路途很可能会绕开悬崖而安稳，对此我们可以很信任。

目 录



第一章	小男孩·两个故事·····	001
第二章	白轮船·····	028
第三章	莫蒙·外公·····	055
第四章	长角鹿妈妈的故事·····	063
第五章	鹿回来啦·····	082
第六章	风雪山林·····	124
第六章	你好，白轮船，我来了·····	159





第一章

小男孩·两个故事

他有两个故事。一个是他自己的，别人谁也不知道。另一个是外公讲的。后来，这两个故事都没有留下来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要说的。

这孩子这一年满七周岁，虚岁八岁了。

开头是买了一个书包。一个黑色人造革书包，把手下面有发亮的金属拉链。一句话，这是一个很不平常但又平平常常的书包。事情就是从这儿开始的。

这个书包是外公在流动售货车上给他买的。流动售货车带着牧民需要的货物跑遍山区，有时也到圣塔什溪谷——他们的护林所来转转。

禁伐的山区森林从护林所这里一直伸展到峡谷的上游。护林所所在地总共只有三户人家，但流动售货车偶尔还是来光顾一下这些护林人。

三户人家中这个唯一的男孩子，总是第一个注意到流

动售货车。

“来啦！”他边喊边跑近各家的门窗，“卖东西的汽车来啦！”

车轮碾成的道路从伊塞克湖岸延伸到这里，一路上经过的全是峡谷、河岸，一路上净是石头和坑洼。汽车要驶过这条道路真不简单。到达卡拉乌尔山以后，流动售货车从谷底爬上斜坡，再从那里慢慢地沿着又陡又光的斜坡向护林人的院子开下来。卡拉乌尔山就在旁边。夏天，小男孩差不多每天都要跑到那里，用望远镜瞭望湖泊。在那里，路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管是步行的、骑马的，当然，还有汽车。

这一次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发生的——小男孩正在水池里洗澡，他从这里看到汽车扬起灰尘沿着斜坡开来。水池就在河边的沙滩上，是外公用石块砌起来的。要不是这个水池，可能这孩子早就活不了了。就像外婆所说的，可能河水早就冲散了他的骨架，把它们一直带到伊塞克湖，跟那里的鱼鳖虾蟹做伴去了。而且谁也不会去找他，不会为他伤心——因为谁都犯不着钻到水里去，找一个没人心疼的孩子。这种事暂时还没有发生。但如果真的发生了，谁知道呢，外婆可能真的不会扑上去救他。如果他是她的



亲人，那当然是另一回事，但就像外婆说的，他是外人。外人总是外人，不管养他多大，为他操劳多久。外人……如果他不愿意当外人，那又怎么样？为什么偏偏他应该被当作外人？也许，外人不是他，而是外婆自己呢！

但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讲，还有关于外公的水池也以后再说……

那时，男孩远远看到了流动售货车，它从山上开下来，一路尘土飞扬。于是他高兴起来了，似乎早已知道会有人给他买一个书包的。他立刻从水里跳出来，伸出细腿，很快套上裤子，人湿淋淋的，被冻得发青（因为河里的水冰凉），沿着小路奔向院子，他要第一个向大伙儿报告汽车到来的消息。

小孩飞跑着，跳过小灌木丛，碰见大石头，如果跳不过，那就绕过去。无论是在草丛中还是大石块旁，虽然明明知道它们是不好惹的，甚至会绊你一跤，他还是一秒钟也不耽搁地飞跑着。“卖东西的汽车开来啦！我等一会儿再来。”他一边跑一边向路上的“睡骆驼”（这是他给一块一半埋在土里的驼背的火红色花岗岩取的名字）喊道。平时小孩走过这里时总要拍拍“骆驼”的背，总是像个主人似的拍拍它，就像外公拍自己的短尾阉马一样，

漫不经心地、随便地说声：“你在这儿等着，我有事走开一会儿。”他还有一块“马鞍”石——带有半白半黑的花斑，当中有一道凹痕，坐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。还有一块“狼”石——非常像一只狼，颜色褐中带灰，有粗壮的后颈和笨重的前额。他经常悄悄地爬近它，准备抓住它。但他最喜爱的还是“坦克”，一块饱经河水冲洗、屹立在河岸边的大石头。等着瞧吧，当“坦克”从岸上冲下去，滚滚的河水就会溅起浪花，沸腾起来。在电影里坦克就是这样开的，从岸上冲到水里，开走了。他很少看电影，所以看过的东西他记得很牢。外公有时带他到山那边的国有农场种畜场去看电影，所以他就记住了“坦克”。还有其他的石头——有“坏家伙”“好人”，还有“机灵鬼”和“笨蛋”。

在花草中间，同样也有“可爱的”“勇敢的”“胆小的”“凶恶的”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。比如说，有刺的田蓟是最坏的。他一天之内总要跟它杀个几十回合。但这种战争总是结束不了，田蓟总是长出来，不断蔓延着。还有田野上的牵牛花，虽然它们也是野生的，但却是最聪明和快乐的花。每天早晨，它们比谁都更起劲地迎接太阳。别的草什么也不懂：什么早晨，什么晚上，对它们反正都一样。而牵牛花，只要光线稍微照到一点，它的“眼睛”就



张开来微笑着。开始一只“眼睛”，接着第二只，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所有花瓣都张开了。白色的、浅蓝的、淡紫色的……如果你悄悄地坐在它们旁边，就会发现它们像在睡醒之后细声低语着。小蚂蚁也知道这一点，早晨，它们总是在牵牛花上跑着，在阳光下眯缝着眼睛，听听花儿说些什么。可能是在说昨夜的梦吧？

白天，总是在中午，他喜欢钻到枝条细密的色拉尔珍草丛里去。色拉尔珍草很高，没有花，却非常香。它们长得像小岛一样，一丛丛聚合在一起，不许别的草靠近。色拉尔珍草是忠实的朋友，如果你受了委屈，想大哭一场而又不愿让人看到，躲在这些草丛里最保险。色拉尔珍草丛发出的气味很像松树林，草丛中又热又静，但是它们并不把天空遮住，你尽可以仰面躺着，望着头上的蓝天。开始时透过泪珠差不多什么也辨别不出，随后云彩游来了，你想什么它就能变出什么。云彩知道你不开心，你想远走高飞，叫谁也找不到你，叫大家都唉声叹气：小孩不见了，我们到哪里去找他呢？为了不发生这样的事，为了不让你离开，为了让你静静地躺着欣赏云朵，你想要什么，它就变什么。同样的云朵可以变出千奇百怪的东西，就看你会不会欣赏了。

男孩还知道许多关于草的事情。他很瞧不起那些长在河滩草地上的银光闪闪的针茅草。这些针茅草都是怪物，长着轻浮的脑袋。它们那柔软的、光滑的细叶儿没有风就不能活了。它们老是等着风，风向哪儿吹，它们就向哪儿倒，而且是全体一起倒过去，像服从命令一样。如果下起大雷雨来，针茅草就没地方躲了，纷纷摇摆、跌倒、紧贴在地上。要是脚，它们大概会逃得没影儿……但这是它们在装模作样。大雷雨一停，轻浮的针茅草又随风摇摆——风向哪儿吹，它们就向哪儿倒……

孩子没有伙伴，成天就在这些熟悉的自然环境中打转。只有流动售货车才能使他忘掉这一切，使他不顾一切地奔去。流动售货车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这可不是石头，也不是草啊什么的，流动售货车里什么东西没有呀！

孩子跑回家时，汽车已经从屋子背后开到院子里来了。护林所的屋子前是一条河，屋前的那块地就变成了下坡道，一直通往河岸。而在河对面，陡立的河岸一上去，便是漫山遍野的森林。所以，到护林所去的路只有一条，必须从屋子背后绕过来。如果小孩不及时赶到的话，谁都不会知道流动售货车已经开到这里了。

这时候，男子汉都不在家，他们一早就出门了，只有



妇女们在忙着家务事。小孩跑近各家门口，尖声叫起来：

“来啦！来啦！流动售货车开来啦！”

妇女们忙乱起来了，连忙去找藏起来的钱，接着一个个



争先恐后地跑出来。就连外婆也不得不夸奖起孩子来了：

“看他的眼睛多尖啊！”

孩子很高兴，就像是他自己带来了流动售货车似的。他高兴极了，因为是他给她们带来这个好消息，还有他能和她们一起朝院子跑，一起在车门口挤来挤去。但到了汽车跟前，妇女们很快就把他忘记了。她们才不会想到他呢，各种各样的货物早把她们的眼睛看花了。妇女一共有三个：外婆；别盖依姨妈（孩子妈妈的姐姐，也是护林所的头儿奥罗兹库尔的老婆）；年轻的古莉查玛（她是辅助工谢大赫玛特的老婆），她手里还抱着个小女孩。总共就是这么三个女人，但她们竟乱成这样，不停地翻动货物，挑来挑去，弄得售货员不得不要求她们按次序一个一个来，不要乱哄哄地一起讲。

但售货员的话对妇女们不起作用。她们先一大把抓过货物，再开始挑选，然后又把选出的东西一样一样退回去。她们总是把东西挑出来搁在一边，一样一样比试、讨论，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，一个问题问上几十遍。这个不喜欢，另一个太贵，第三个颜色不合适……小男孩站在一边，开始感到无聊，他原先期望见到好玩的东西的心情消失了，他看到流动售货车的那股高兴劲儿没有了。在他眼里，



流动售货车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堆满各种破烂儿的汽车。

卖东西的小伙子皱紧了眉头，想道：看来这些娘儿们不会买什么东西。他干吗要翻山越岭老远赶到这儿来呢？

果然不出所料，娘儿们的热情开始冷下来了，她们甚至感到厌倦了。她们又说起不买的理由，不知是说给别人听的，还是说给售货员听的。外婆第一个抱怨说没有钱。既然没有钱，就不能买现货。别盖依姨妈没有男人的允许是不敢买大东西的。她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，因为她没有小孩，奥罗兹库尔喝醉后总是打她，外公也跟着难过：要知道，别盖依姨妈终究是外公的女儿呀！这回，别盖依姨妈买了一些零碎杂物和两瓶伏特加。这真是白糟蹋钱，只能自讨苦吃。

外婆忍不住了。“你干吗要自找麻烦啊？”她怕售货员听见，小声地说。

“我自己知道。”别盖依姨妈毫不客气地回话。

“你这傻瓜！”外婆有点幸灾乐祸，要不是有售货员在场，她早就教训别盖依姨妈了。嘿，她们之间还吵过架哩……

幸亏年轻媳妇古莉查玛打了岔。她向售货员解释，她的谢大赫玛特很快就要进城，在城里需要钱用，她可不能再花钱了。

就这样，她们在售货车旁边推来推去，就像售货员讽刺的：买了“一个子儿”的东西就各自回家去了。哼，这算什么生意！售货员朝走开的娘儿们背后啐了一口唾沫，就收拾起被翻乱的货物，准备把车子开走。这时他注意到小孩了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，大耳朵？”他问。小孩有两只招风耳朵、细长的脖子 and 一颗大圆脑袋。“想买东西吗？那就快点儿，要不我就走了。有钱吗？”售货员又说。

售货员只是没事做就随便问了一声，但小孩却恭恭敬敬地回答：“没有，叔叔，没有钱。”他边说边摇摇头。

“我想，你有钱，”售货员假装不相信，拉长声音说，“你们这儿都是大财主，装穷罢了……你口袋里是什么，不是钱吗？”

“不是，叔叔。”他还是像刚才一样真诚、一样认真地回答了，他还把有破洞的口袋翻过来（另一只口袋已经缝死了）。

“这就是说，你把钱都漏掉啦。到你跑过的地方去找找，能找到的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是谁家的？”售货员又盘问起来了，“莫蒙老头



儿家的，是吗？”

小孩点了点头。

“是他的外孙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小孩又点了点头。

“你妈在哪儿？”

小孩一句话也不说，他不愿意提这件事。

“你的妈妈呀，一点儿消息都没有。你不知道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爸爸呢？也不知道吗？”

小孩不说话。

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，伙计，什么也不知道？”售货员开玩笑地责备他，“好吧，不知道就算了。给，拿着！”他抓了一把糖果送给小孩，“去吃吧！”

男孩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拿着，拿着，别耽搁时间。我该走了。”

小孩把糖果放进口袋里，打算跟在汽车后面跑，送售货车上路。

他唤来了那条懒得要命的长毛狗巴尔杰克。奥罗兹库尔一直说要打死这条狗。他说，养这狗有什么用呢？但